

T5362/2113(8)

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程洛水先生集

卷九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通行重訂

題跋

跋故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謚忠愍程公

誌銘後

人主以禮義待士大夫，以忠孝厲風俗，故天下有
變而人心不搖，士臨死生而大節不屈，夫苟諛佞
貪濁之夫，尊顯得志而正直公方之士，排抑不伸，
風俗一成百年不變，求其如公者不可得也。雖然

哈佛大學
圖書館
藏印

程洛水先生集

崇其號者美名也。錄其孤者寔德也。名與實稱。然後可以示勸厲。所捐者細而所關者大。上之人其加之意焉。

跋林府君誌銘

三代衰。士習變。講說浸盛。踐行日薄。聖人有憂之。故平居語其學。徒不曰行有餘力。則曰恥躬之不逮。不曰有能。一曰用其力。則曰躬行未之有得。所以警策萬世者。詳矣。盡矣。而後之學者。窮年白首。焦唇敝舌。祖述虛無。轉相傳授。曰吾將以窮性命。

之理。中下之士。樂其說之易也。遂相與躍然和之。曾不思理義之學。洙泗抽其機。孟氏抉其秘。學者讀而習之。則德可神道可顯。脩身齊家致主澤民。沛然有餘用矣。而又安用爲是無用之空談哉。予以兼官玉牒。叔全爲宗丞。日相款也。暇日出其先府君行狀志銘一編。展而讀之。則知公之學始於身行於家。信於友朋。而孚於鄉黨。禮部侍郎袁公狀其行。攻媿先生樓公志其墓。二公敬愛之辭。如出一吭。蓋二公偉人也。夫豈輕於與人哉。非公之

道行於人乎。二子一孫，踵取儒科，而季子叔全燁然朝行爲國珍器，非公之道通於天乎。脩身謹行，本於宮廷之間，而成效大驗見於天人之際。聖人所謂躬行君子，未之有得者，謙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安知後世無下馬仲舒之墓者邪。

跋東坡莊引

前志有之。昔之聖人，範金作鼎，以燁以燭，以事上帝，以奉宗廟，而其烹飪之大者，則以之養聖賢。隆古盛時，野無賢遺，賢無家食，降及三王，率繇是道。漢唐而下，薄矣。且公以直道峻節，被遇先朝，神考知之，宣仁太后知之，未爲不辰者。讒口嗷嗷，放逐無寧歲，乃崎嶇齊安荒城敗牒之間，折荆榛，驅瓦礫，然後得平地，手鋤之，歲取麥蕲以自給。已而又於陽羨之鄉，區區然爲百斛之謀，亦可悲已。而當

時大鼎肉食者尚仇之不置雖然公天人也一死
生齊榮辱久矣飲水如漿食莧如羊有此百斛豈
博萬鍾攷德問道者當如是而觀焉又嘗竊聞之
岫嶼遺碑聚見博古之室平原手帖多歸忠誼之
家叔全珍此其賢蓋可知已

跋趙承宣拱督府檄

檄不易爲也昔人定三秦曉巴蜀一諸鎮折強虜
必擇當其筆者爲之否則志慮不宣辭氣不揚觀
聽之間弗孚弗竦將何以懷荒忽之異類當百萬
之雄師哉侯晉人今居南鄭世儒學熟古今治亂
氣直膽張語及疆場則髯奮如戟長刀大劍犖犖
牙頰間故其發爲辭章峻厲雄奇援據精切可以
沮金石而撼風雨聽之者安得不馳志伊吾之北
哉嗚呼日晦而光洞霆蟄而聲薄人心久鬱一發

不可制行當有取侯此檄三釁三熏而禡軍牙者。

跋楊文公真墨

富貴百年事功名千載人後世有作者不易斯言矣且公在詳符間與欽若輩比肩于朝今二百年而公之字畫猶爲人所重彼欽若輩姓名今皆安在邪雖然顏魯公之字人謂其筆端挾忠誼之氣然則豈其字之重哉士當知其所以爲重者矣矧公之孫爲掖垣掖垣之孫爲今刑部尚書郎刑部儒雅飾吏士林推許然則天之胙忠義烏有終窮邪

跋山谷兄弟山礬梅花圖

瑒類德人，梅稱勝士，品雖不同，清淑所寄，我欄昔人好竹而清，好桂而神，好菊而隱，好萱而慈，好之伊何，染懿餐和，不知瑒之爲馨，我之爲馨邪，梅之爲潔，我之爲潔邪，故曰玄牝之門，爲天地根。

跋王魯公北使口宣詞藁

右宣辭廿有七，乃左丞相魯國文定王公在翰苑時手筆也，大抵作文非難，知變爲難，蓋千篇一律，音賢所病，儻胸中有數萬卷，則筆下肯尋舊籬落哉，顧此二十七篇同一題耳，而神奇變化各出機杼，了不相沿，亦可以占公之所緝矣，頃有爲東溪楚詞者，凡數十篇，如印印泥，吁，安得使之一見斯文哉。

跋孟東野集

孟郊字東野，其父廷玠選爲崑山尉，郊生於崑山。郊有詩詠終南言家家梯空碧，詠爛柯言跨虹之勝。年五十始應舉，則平生履蹟蓋徧西北東南矣。僅一尉溧陽，而鄭餘慶再辟從事興元，行次闔鄉而卒，纔六十四。張籍請謚貞曜，先生韓愈爲墓銘。無子，二季，酈郢又在江南，其窮獨固若是邪？蒼頡制字，鬼夜哭，龍潛藏，豈非東野平生穿天心，出月脅，固宰物者之所不恕邪？士之微幸逢辰，取數已

盈而猶嘆於不遇者。亦可以自警矣。少陵之材有怒霓抉石。復有鸞輅紆徐。有廊廟雍容。復有佩劔磊砢。郊有是乎。一於寒且迫而已。孟子謂居移氣。養移體。發爲詞章。見之氣兒。曾子謂出辭氣斯遠鄙暴。士其可不知所養哉。

跋梁衡山德政碑

公之爲衡山人。宜其教績聞甚休。遡其設施於二年之間。唯曰誠而已。誠天道也。而况理一邑乎。初縣有宿租。嘗弛征矣。州使復征。公曰。吾寧去耳。信不可失。卒不征。州亦卒悟。夫民孚於不日。而州孚於旣久。何邪。民心公也。州有貸心也。然皆終於孚者。人有此誠也。公捐一身爲百里蔽民。惡乎不感。感與否。公不計。吾知盡吾職耳。聯篇累牘。伐石紀政。豈公志哉。京秩必試。邑試必三年。法也。法不足

以興起人心故借賢而材者時於法之外而表異之故公獨二考召入王朝然則天下之爲縣者孰不自厲求爲梁公哉民邦本也令民司命也若昔治平率由州縣始他日家龔黃人卓魯自田里亡愁恨克而至於變時雍吾將於衡山書始焉公爲人質厚不褻器度隆然大可以有受其可觀者將不止於爲縣而已

跋僧知雲草書南嶽草菴歌

予嘗謂篆依於科斗隸依於篆楷依於隸行依於楷而草又依乎行也由唐以後神於險恠聖於徑省離其本真鑿空營結秋河明滅春霧霏微甚者至不能自辯此坡仙所以起惘惚之愁也南嶽此歌人能皆誦故今讀之乃能纍纍若貫珠然予頃歲嘗評師草矣今又十年尚未離此業蓋吾法本空吾字本幻投其筆火其書宴坐焚香遊神太虛故紙敗墨勿畱吾廬師當是時又豈神品之所能

拘

書歐陽脩撰誥後

頃讀骨鯁集頗恨見陳公柬書而不見歐陽公書
今觀許公翰哀辭乃知二公之書大旨畧同國家
涵養士氣至是百七十年矣而當時乃僅得二公
焉豈士氣固難於振而易於沮耶士大夫當有事
之時同吭是非俛嘿就列蓋啗於美官而怵於鈇
斧陵遲至是皆權臣寔爲之夫作成於君上而脅
制於權臣祿食者已無足望而鳳鳴一端乃間出
於草萊豈非祖宗涵養之澤而人心不可泯沒之

天耶、嗟夫、上恩寧失於寬、臣言寧失於過、至於勢
可以達乎上下而謂之宰相者、與其蔽忠言而悞
國事、孰若屈吾身而伸公議、有如千古鳴犢之事、
彼固不以爲意、而追表旣行、孤忠益白、則當日姦
夫之臭、不知何時而歇、然則學於吾聖人而相其
君者、得失重輕、亦可擇於斯矣、然自二公而來、今
又百年、曾未有以忠言言而蒙僂者、士氣益少振
哉、

書李統制大父武義公死節事後

唐人謂武人輕於死、以取名、惜乎其未見李公之
所以處其死也、觀其先事度宜、規模深遠、使當時
受者如流、則志成、烈章寧止以一死報國哉、雖然
公亦藉一死以畱吾心也、凡後之有志者、拊吾事
而感吾心、則其事猶可爲也、然而士之抱負志畧
沈於下僚者、每患於難知、比其感慨暴白、則已患
於無及、公時則偏裨也、握人物之柄者、其早圖之
無徒搢遺編而太息、則公之心有托矣、公有孫紹

祖甚廉而仁，與士卒同甘苦，內外親之，無歸者，依食區處之，常千指，風誼潤澤，固深長若此，抑天之報斯人，常亡窮邪。

書俞侍郎錦野亭詩後

詩非徒作也，有上下風刺之義焉，亦非徒采也，聞之者必戒焉，夫苟如詞人之靡作之，而無補熄先王之澤，采之而不用，則何取於作，抑何取於采哉。後唐明宗一日問宰相馮道曰：今歲豐登，百姓瞻足否？道以爲豐凶皆病者，唯農家爲然，且舉當時進士詩五月糶穀，二月賣絲之句，明宗悅其詩，命左右錄而諷詠之，然不聞其有所賑恤也。其眎今日因諫以述公之詩，亟寬一邑之民力，可同日論。

哉大抵東南一隅地未加闢而州縣汙吏征取日繁有能因公之詩量入制出去其太甚如經總月椿者此東南生靈曉夕之望而不止乎一邑也或者猶謂吳粵錢氏之奉版籍也稍減其賦而江南李氏之歸疆土也輒增其額故錢氏之裔昌而李氏之後絕不知此邑胡爲而獨不減乃垂三百年而後公始及之邪然則邑之父兄子弟所以蒙被此詩之澤者可不家傳而人誦邪公之一話一言不忘斯民而命嗇其年不竟其施天也午夜青燈

掩卷三嘆

書故友趙君善誤詞場投卷後

舉風汎槎恍然前事今不復夢矣然一見屬鏤猶動濺血龍庭之想是固與生俱生者邪庚辰星節後五夕書之闔廬故國

書李林甫傳後

肅宗欲發李林甫之墓李泌諫曰若爾如明皇何肅宗泣曰思不及此泌之言一時承顏之孝也古人達孝其然哉

書富春斷案集後

古者兩造之詞使之納束矢然後聽之矢不入則
是理不直也兩劑之訟使之納鈎金然後治之金
不入則是事不堅也矢以表其理之直金以示其
事之堅訴謀之入於官府者其難如此故訟簡而
刑亦清今之州縣監司方受詞之日少以百數多
以千數以二尺之紙設蒙穿之詞費不十金誣說
已行所言皆虛了無寸罰訟謀安得而不滋善良
安得而不困至若田里細民所負者直而所遭乃

抑亦固有之，則又在乎聽之者神而明之，不當執一而廢百也。

書建安葉洪封事後

此書甲寅乙卯間建安葉君洪所上三代而後龍逢也。予時居山間，絕不聞知。比相逢於建溪之上，又失於刮目，平生一恨也。洪字子大，如有幾會當言之史官。

書岳王家所藏高宗御札錄後

按飛新傳在淮西日被御札十有五，虜寇河南詔助劉錡兩月之間被御札又二十有三。厥後秦檜錄其家悉歸左帑。孝宗卽位，飛之子霖抗章乞賜始復還之。今此軸唯二十二札而已。古者撫士以恩，御將以威。今觀此數札，則高宗之所以待飛者，可謂恩隆意縟，不啻父子。飛當不知死所矣。而飛亦激昂自任，圖所以報高宗者，不爲不力。始末十五年不爲不久，而功業所就，卒不能如志。君子思

當日之變、覽諸將之事、未嘗不起千古之恨、雖然
毋恠焉、今又百年矣、而狐鼠失穴、苟活一旦、可謂
極矣、而罕木之尸、今猶未鞭、豈非天哉、又豈非人
哉、

書和靖尹先生焯奏疏後

靖康初、公以种公師道薦不起、已而趙彬以劉豫
僞命招之、於是犇走入蜀、迨紹興初始、赴行在、用
范公冲之薦也、盖公受學伊川、伊川沒、聚徒洛中
者十餘年、一時縉紳想望其風采、非以虛名取也、

比至闕庭、所陳一疏、及與時相一書、所以扶皇綱
而立人道者、萬世猶生、亦非徒出也、賢者或出或
處、一於爲道而已、豈曰徒名哉、

書本草圖經後

圖經本草一部、金陵秦丞相家書也、予嘉泰甲子
在建康時、得於粥故書者、所用之紙、間有大觀間
往還門狀、又有一幅、乃司馬溫公手簡、溫公薨於
元祐、改元至大觀、已餘二十年矣、黃鍾大呂不登、
清廟乃與瓦缶俱棄、道旁爲樵兒牧孺蹂躪、是可

嘆也。按此書玉石部第一卷，未有胡壽成叔者，記其書得於海陵劉夔，夔得於晁待制家，劉謂兵革流落得之甚艱，且再三丁寧加意寶護，胡又云予深佩其言，觀者亦當珍愛之。此紹興四年五月三日語也。又不知何時轉歸秦氏，古書漸少，可不珍之。官不隨出，永畱萬松書房，書籍不分，分必散落，世世付之知而好者，庶不孤初藏之意也。溫公手簡予已付若愚，本草圖經已付其厚。

書東陽呂進士友志攻媿齋記後

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當時服膺聖門之士亦多矣，而能自訟其過者寡。蓋知訟則知攻矣，千百載之下，乃有如公者，卓然於霄壤間，使生當晚周，吾聖人必不起，未見剛者之嘆矣。然觀公生平果何所愧，而歲晚乃有問公幾日出長安者，曾不知公之謀歸，蓋未嘗一日不卷卷也。彼君子哉，蘧伯玉猶曰欲寡其過而未能，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令於國中，毋謂我老而不我教，信乎。

人生有限，智力有盡，而義理無窮也。彼皆大賢大智也，而猶加省若是，吾儕小人可不知日厲而夕惕哉。故予讀君攻守之論，謂非胷中知有千萬人，吾往之勇者，未易至是也。於是爲之嘉嘆，書其後而歸之。若夫詩說首編，推原四言五言之所從，始至言也。然未知尚之以瓊英乎，而與夫胡取禾三百困兮，亦何俟乎栢梁體邪。昔人謂精學者如隙中觀日，汎學者如空處觀月，真可以爲監矣。

書朱文公與沙隨先生書後

沙隨承河南正派，其學主乎力行，厥後世諸儒徒以口舌相授者，萬萬不侔，宜乎朱文公尊之以老，而退然以晚學小生自處也。伊川亦嘗推尊安定矣。曰：出於安定先生之門者千二百人，皆卓然爲當世有用之才，是皆尊其學，慕其人，故公其論，當時是之，萬世信之也。文公此書，往年沙隨之壻董李興嘗以示某，爲書其末矣。今沙隨之孫仲熊，又携以來，仲熊知承其家，且復津涯乎澹貧，不苟求。

沙隨之澤深長哉

書犁春謝耕道所藏朱晦菴夜嘆長篇後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昔人固同此感也。然揚子雲有言：人羨久生，將以學也。生而不學，何以生爲？嗟乎學乎！夫豈角無用之空談乎？善乎歐陽文公之論曰：學問足以潤身，政事乃能及物。文公所至，興利除害，孳孳然以惠民澤物爲事。又豈以口耳三寸之學，教學者哉？煉形羽化，真寓言世間，那得有神仙，要須力穡。乃逢年，畫犁十載，甌空懸。君不見黃鶴樓前金色鮮。

何如歸煮白石員

書陳忠肅公尊堯書後

金陵半山寺王荆公故宅也。頃於其寺見其象，漫面不髭氣，狼而盈，故上不知有君父，中不知有賢者，下不知有生民，傲兀冥行，畧無旁忌，睹象誅心，令人鬱然。讀了翁尊堯一書，千百世之下，聞者爲之興起。

書金華義役冊後

世謂三代以後，世變益下，人心滋玩，吏治難興，噫，有是哉！凡所以若是焉者，吏弗良耳。吏之所以弗良者，實意不克，而或作或輟，念慮弗一，而乍公乍私，如是而尤。諸人誘諸世，可乎哉！今宗正少卿王公起金華之義役也，殫心計於始終，而無勤怠之間，捐公帑於左右，而無不均之患，且復條畫精詳，防閑備具，宜乎七邑如一家，千萬人如一心，則亦千百年當如一日矣。夫有田則有賦，有力則有役。

民未甚病也。自銅符墨綬之非其人也。征歛之苛符移之迫。或先辦以要譽。或厚橐以自豐。然後惛然罔聞。縱吏漁獵。於是役者病矣。故富者避之。貧者困之。累月連年。爭辯不休。而生理蕩矣。不睹爭役之害。烏知義役之便哉。役便矣。惟令也。奉法循理以役之。而無敗其成。儻朝廷又以金華市田之法徧下。郡國使寓內州縣。皆則而行之。則均四海。和兆民。垂爭之風熄。輯睦之俗成。變時雍風泰。和寧復有異道乎。吾固爲天下幸之。詎止金華千里。

之幸哉。

書崔尚書尺牘後

嘉定庚辰歲。僕在姑蘇。得同年崔正子尚書書云。出守朱離之際。諸州券直已靳。不給募者散去。此爲惡况。嗟乎。去來一理爾。美惡一况耳。今日之來。卽他日之往。今日之美。卽他日之惡。無來卽無往。無美卽無惡。正子自蜀歸。屢召不至。豈其一去來。齊美惡。至是而爲天遊邪。其視出於機。入於機。死生醉夢。終不之覺者。又天壤矣。

書唐人絕句編後

壽皇朝有進唐人絕句一編者，切謂可無進也。頃在經筵，嘗蒙宣諭，比日作字頗多，旦夕示卿等。予卽奏云：雲章宸翰，固是帝王能事，但只以祖宗朝觀之，太宗飛白實在諸僭國悉平之後，高皇草聖亦在中興已定之餘，方今民貧兵困，羽書旁午，內脩外攘，正軫聖衷。若夫筆神墨妙，遲於他日功成治定之餘，未晚也。上云：極是極是。予又記在講筵時，嘗進進士聶夷中二月賣絲、五月糶穀之詩，欲

寬民生之艱也。又嘗進樓公壽耕織圖詩，欲以見
桑稼之事也。每當講讀，則又以寶訓故事錄爲小
冊進之。此外不敢有所進也。

書張子西銘解義後

橫渠西銘其門人呂大臨與叔解釋甚明，其後楊
時中立疑問亦切。伊川終以楊之疑爲非，而以西
銘爲繼孟子之絕學。要之汎愛者原道也，親仁者
入德也。而西銘固曰：民吾同胞也，物吾與也。輕重
劑量一字天淵，不知楊氏固何所疑邪？惜乎年止
五十八，官僅登朝，不一見之設施耳。然其志在經
界，則恐在今亦未易行也。

書山谷帖後

右軍無筆法、公孫無劍法、司馬子長無史法、不知皆何從得之、

兩曜列宿皆出沒瀛海、然天積氣、地凝氣、乃獨不旋轉邪、寶慶丙戌五月望日、平地湧水、山多氣裂、得非運動之時邪、七夕後三日記、

長江大河、泰山喬嶽、皆浮寄水面、而人生浮寄六、七十年、乃動欲與天地等久、日月長春、使漆園禦寇諸子見之、則將如何分別小大年邪、

書四家禮範後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古我先王未始加毫末於此也、若夫朝覲會同之節、冠昏喪葬之常、品節之潤澤之、使之各當其可、各適其宜、則聖人事也、如其矯繞苛細、雜以不經、則世俗之所謂禮、而非聖人之禮也、此書乃淳熙庚戌、予待先舅太府丞宰大治之時、命筆吏徐說編之、今俯仰頃耳、已四十九年、二外弟皆先逝、筆吏徐說、袁抃亦皆不存、戊戌九月十九日早、偶見此書、青燈熒然、爲之感嘆、

書皇朝文鑑後

文以鑑爲言，非苟云爾也。上焉者取其可以明道，次則取其可以致治，又次則取其可以解經評史，又次則取其辭高義密，而可以追古作者以模楷。後學至若教坊樂語之俳諧，風雲露月之綺組，悉當削去，乃成全書。蓋草創於前者，精擇未遑，而討論於後者，所當加審。胡不觀楊子雲好深湛之思，韓昌黎手不停披百家之編，必有餘暇，乃可評攷。不然浩浩千古之作，豈易去取哉。而呂太史得年

僅四十學者所以爲深惜之。洙泗聖人也。而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賢雖殊。而老壯之候一也。

書楊國瑞料院所刊遺教經

此編勸善戒惡。不啻萬言。然大旨不離乎仁義禮智信五字而已。吾儒之道與天地並。約之不盈一。指克之可彌六合。故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書大呂申公試卷後

文采有餘而器識不足。駿發有餘而韜晦不足。故曰有才者之言。與有德者之言。氣象蓋天淵也。他日元命之壽夭。功名事業之鉅細。亦若天淵焉。故

予讀呂申公之試卷安得不爲之嘆息於斯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予讀', '安得', '不爲', '之嘆', '息於', '斯']

洛水集 卷九終



22